

T 3150/0214.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5 1939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丹水源流說

李培蔭

乾隆戊辰星沙周明府來莅吾泮明年初夏謁撫憲阿大人於晉陽大人問丹水源流令具書報命明府歸邀余於署祈代撰余乃北登丹朱之嶺南涉晉城之川詳觀始末而後系之以詞曰高平古長平地漢立泚氏縣在今治西北至報村唐置蓋州在今治東南米山鎮而介乎其中由西北而東南終入黃河者則丹河是丹水之源出發鳩山踞縣西北為脉祖一峰東峙名曰鳳頭其陽有寺以鳩山

按此篇詳於出發鳩之上流而在高都之下流則未之及說得丹水上一截耳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高平縣志



稱一支南迤名曰仙公仙公北鳳頭西深澗之中有津津  
滲出者所謂源也此澗土石及沙俱帶赭色流經傘蓋壩  
居兩村約七里許至掘山村西北丹嶺之水從北來注合  
而爲一勢始盛然沙土赭色至此則斬然止也由是西南  
行而抱長平驛又西南行而抱王報村經寺莊遶箭頭臨  
丹舖南下至省窵谷口忽折而東環拱縣城約行三里至  
城東北隅演武亭爲城北村之東南隅而邑東北羊頭山  
下流之西長河於此會合向東南行焉由是圍繞游仙山  
而米山鎮東之水自北來會則七佛山左東長河也又南  
行至河西鎮與西來之許河自五龍山出合源潔泉流衍

者會而勢益大矣直瀉東南至鳳臺界北城公村有天生  
石峽爲高邑大水口建甌而下又續以陵川西南流之蒲  
水與鳳臺東之泊泉白水合流至峽石山間而白楊泉復  
注之曲折百餘里出太行至覃懷並沁河而入黃河此其  
畧也若論其勢則非值大雨時行莫覩其激放之槩語其  
常則波不盈尺行不四十里至春每涸亦無灌溉田園之  
利然而振寰區名今古者蓋賴長河蒲許之合借泊泉白  
水白楊泉之流而後出山會沁河以通舟楫也爰著爲說  
以備考稽焉

老馬嶺新設防守記

朱樟



老馬嶺沁水縣東百五十里與高平縣空倉嶺接西去沁水之玉溪村二十五里東去高平縣之唐安村十五里兩界四十里中崇山峻嶺絕少人烟村落奸匪潛竄於坑塹虎狼出沒於灌莽往往以地界分縣事非專責多未留意此嶺東達豫省西通蒲解北走太原南臨郡治實屬必經孔道擔負往來山空箐密絕無應援礙難托足前明萬歷丙午澤守獲嘉賀盛瑞建設守禦立石紀事謂勢迫兩山之間中通一線之路盜賊之淵藪行旅之陷阱咫尺之地不復有王法誰司之牧令民困虐如是且以盜之殘民甚於虎狼爲詞亟請於陳觀察廉特設防兵爲守禦之法是

老馬嶺之設防由來舊矣今承平日久誠不至縱橫若此但使民人出於其塗者日有戒心亦非父母斯民之義自應設法戢弭俾奸匪虎狼之患不至驟罹行者歌於塗倦者休於樹烟火相接守望相助在守令固當急爲之所者也嶺隅舊有壞堡及關侯廟堡中設窩舖出堡有界牌余熟聞此間常爲民害屢警於心因招高沁兩賢令同陟嶺巔時天雨陰晦岩石森然欲搏人道旁大碑屹立讀之神聳吳令入荒廟視存田碣赫然見白骨亂髮敗衣狼籍忽忽生悸乃急與兩令商所以防護之計吳大令則建樓屋二楹於舊防舍之上戍者三人汪大令則葺舊堡置柵戍



者四人復查得舊防夫官田高平二十七畝沁水三十畝  
可給資糧以為久駐甚善術也舊防夫四十名繼存二十  
八名後因裁役食減去茲得舊田令耕且守民無險阻之  
虞役無冗濫之費兩賢令之保民周至咸具仁明吾為之  
誦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事關設防詳請各 大憲荷蒙  
加意民生俯允飭行無非仰體我

聖天子愛育黎元之至意余因得請速令安置妥洽並著於  
石望後之官此土者時切省巡不以偏僻怠遺庶四方之  
民皆悅而願出於其塗也是為記

燄山神文

黃永耀

竊照神禹治民平土先徵消害姬公相武奠世首重除兇  
雖宇宙原寬寧盡殄夫異類而仁慈至廣尤急衛乎生民  
故化底蕩平即奇黑山深不逢不若心忘險阻縱羊腸鳥  
道攸往攸宜矧地當潞澤之交星布觜參之野靡靡行邁  
豈朝歌迴墨子之車僕僕征塵寧濟野聞婦人之哭何以  
於菟肆虐據我青山虞史恣狂啖我赤子亡羊哺犬驚逃  
白叟黃童嚙骨噬肌慘動碧天枯樹慨周子之不作望馮  
婦而何從某德羨渡河才慚驅鱷當茲和風長養恃力作  
於三春何堪清夜咆哮任驚惶夫萬姓爰矢精白敬叩尊  
神大彰赫濯之威探茲窟穴速布驅除之命惠我黎元或



俾迹遐陬永絕耽耽之視或使潛踪異域終無逐逐之  
求身化牛哀必嚴搏殺名呼李耳不宥誅夷將人永樂郊  
而夜寐夙興皆荷潛率陰驅之德戶歌安宅而入息出作  
具呈麟趾騶虞之瑞矣為此備牒

祭風洞文

周宣徽

惟神氣噫大塊運播鴻鈞道符闢翕功佐阜成竅號於山  
脈通於海細不鳴條大無驚瀨周易言體重巽以申巽者  
順也與物攸寧箕範言用聖時風若時而宜之蹈厲不作  
爰著斯蹟乃彰厥奇雲兮躩躩雨兮霏霏禾兮蕤蕤麥兮  
甦甦披之拂之神式穀之煦之嫗之神式育之以享以祀

其永獲之尙饗

重修學宮碑記 乾隆九年

畢 溱

國家宣揚教化必以整飭學校為先務然非賢明邑宰與  
實心盡職之司鐸鮮克任其事焉吾邑儒學代加增修至  
我

朝亦叠次重修規制乃備詳載碑記班班可考但歷年既久

風雨漂搖漸有剝落傾欹之患雍正乙卯前任邑學博士  
柴何兩夫子奮袂倡修多方勸勉紳士量力捐輸以經始  
其事無何捐輸者不繼事未竟而中止辛酉冬蔣公台宰  
吾邑下車之次日首謁



先聖廟周覽徘徊見內外修整者固多而殘缺弗治亦不少詢知其故深以有初鮮終爲惜乃謀之同官復行勸輸不足則出俸助之務期觀厥成而後已時秉鐸者太原張先生與侯同志亦慨然捐俸悉力振興尅日集成至甲子秋初告厥成功焉計功之興時歷十載其間或作或止雖因人事參差亦由經修者志圖堅久易甍易棟易楹不敢草率從事如正殿明倫堂戟門及省牲所自上迄下幾全行拆舊易新他如雲路坊久經毀徹今復建於泮池前東西神路墻垣數十堵舊用土坯今內外易之以磚廟西周道墻亦大半用磚修築之諸凡營維雖曰重修其功實等乎創此所以曠日需時費多用廣而工始克竣也竣之日邑紳士將鐫石記之歸功於我邑侯侯乃進而告之曰學舍頽荒鞠爲茂草有司之職也子衿佻達城闕貽訕儒林之恥也今宮墻峻整廟貌維新諸生藏修息游其中尙其砥行積學爭自濯磨以無負

朝廷樂育人材之至意况士爲四民之首學校風化之倡士習果端則人知向善家敦禮讓戶說詩書官斯土者更借手以仰贊昇平之治是固余之所惓惓厚望者而乃以今日之事爲余功余豈任受耶嗟乎我侯盛德謙冲有美弗居且諄諄以士習民風爲念又如此真無愧父母教養之



職者哉若夫倡修於前之原任教諭柴秉郁訓導何朝坤振興於後之現署教諭張士棟厥功茂著固有不可得而泯者至於往來視工捐俸贊成之典史吳士垌同焉捐俸之鳳臺訓導署邑學訓導高琛新任儒學訓導張儂駐防千總李學忠鳩工伊始輪班董事以及自始至終勤勞不倦之貢監生員與夫輸粟捐鏹共襄盛舉之紳士姓名應得併刊於石以示衆傳後焉而要非我侯殫心區畫銳意圖終曷克致此侯蔣姓諱永式號靜齋奉天鑲白旗人慈祥愷悌善政多端他日豐碑頌德茲固其一事云

重修學宮碑記

孫嗣光

學校之建所以廣教化育英才也我

朝重熙累洽振興文治隆禮師儒度越前代而優柔饜飮所爲造就董勸之方復周且密大化涵濡淪肌浹髓逾百年於茲矣故士之彬彬崛起者處爲良士出爲純臣卽有皓首窮經終身夔屈而魁奇磊落忠信之槩表著於鄉閭蜚聲於庠序所在多有蓋

聖天子作人之化枝茂而實自繁也余蒞任高平下車之始卽聞邑庠之袁生名九錫字晉公者敦孝弟重氣節睦婣任卹樂善不倦前乾隆十四年金川蕩平生以捐家資助軍餉授衛千總職銜是其行誼之焯焯已邀特達之知余



常欲造其廬而訪之多事卒卒未能也忽一日投刺來謁接見之下見其古道照顏色既心異之生所居鄉離城爲最遠而又特自愛重足跡不輕入城邑今惠然來必有補予政事所不逮者叩其故乃以願修文廟請予應之曰子真先得我心哉予朔望行香之日見廟之墻壁則赤白漫漶不鮮堂除級磚間有破缺其兩廡楹桷椽瓦之屬亦有腐黑撓折者久思捐廉俸以爲修整計緣未得其人以經理之是以因循未舉今子以是來告誠知當務之急者歟第此係公事不特予分當蠲助且凡邑中紳士豈得袖手旁觀而子願請以一人臧厥事毋乃獨爲君子而專此美名乎生答予曰生非敢弋名而釣譽也竊念自入學以來五十餘載沐浴於庠序之化不爲不久矣雖粗知大義而以諸生終老不得奮其力爲

國家効馳驅之用然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况以弟子而奔走師長之事力可爲則爲之勞可服則服之固分所不容諉而心所宜自盡者又何必藉乎衆擊爲予見其意甚篤摯因諾其請以成其美生客歲秋初來謁卽於是月寓居於明倫堂後之尊經閣鳩工庀材經營規度不辭勞瘁其年已七十餘而晨夕督役衆工指示興作數月來無一日少休息夫乃愈嘆其出於中心之誠而非獵譽好名之徒



所能希踪萬一也自興工以迄竣事凡十閱月計大成殿暨兩廡崇聖祠明倫堂修葺屋六十四間名宦鄉賢忠孝各祠拆造屋九間尊經閣兩廊補建屋二十四間共費銀一千五百餘兩爰是廊廡整肅廟貌煥然生又以今茲雖維新而後此或有損折也復捐銀三百金置當典行歲得息銀以爲修葺費更新於今而復丁寧其後非有得於先甲後甲之微意何能若是之思深而慮遠歟生雖老不得志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亦可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而無負作人之雅化矣余既爲詳請入大憲特表其閭復序其顛末勒之於碑以爲後之好善者勸

### 新修石路記

黃有恒

高平爲晉之東南隅阨道之衝北抵太原徑沙漠南踰河洛達於汝漢羽檄星軺征夫販豎交錯而來者昕夕不絕先是太行之險與蚕叢等犖确傾欹往往疲於牽輓鳳邑有王姓者居太行之麓富而好義憫行路之艱捐金鉅萬鑿險爲夷自清化以達於高平之界牌嶺石砌鱗次稱康莊焉由界牌至喬村驛計五里許兩旁皆高峻窪其中而爲道每當夏秋之交陰雨連綿諸水下滙於道沮洳泥濘沒及馬腹旅人病之卽欲效昔人之避淖而苦無旁徑可假夫史起治鄴瀉鹵載歌古人一行作吏於人必有所濟



余固未之逮也顧誰與守茲土者塗非險而生畏路非岐而可傷車顛馬仆勞瘁興嗟爲慨然動念者久之寺僧湛法見余往來其間徘徊周覽知余欲莫之於平也爲請於余捐金以爲之倡且祈余言以爲勸余欣然從其請出篋中節省廉俸所有者以畀之邑中紳士祁君輦一聞其風皆樂爲贊勦共醵金若干鳩匠輦石剋日舉行不閱月而告竣凡向之滑者溜者甚淖而澗者悉已如砥如矢寺僧以事之成請記於余余惟國粥互櫟徑逾馳騁此脩間氏之文也井樹宿息輦互叙行此野廬氏之訓也脩里橋梁道路則亦有司者之責也方今海內乂安邊隅底定絕域遐荒胥入版圖凡人跡鮮至之區皆舟車輻輳之地則茲之蕩蕩平平行旅相率而願出於其塗者雖由邑人士之好義而要莫非

國家如天之福之所致也余遠媿史起聊藉以塞吾之責焉耳而敢尸厥功也哉是役也董其功者則縣尉張君敬而往來督查則駐防張君文賢亦與有力焉例得與諸樂善好施并泐石以垂不朽若夫踵事繼起因界牌數百丈之基而充之以至於丹水之北又余之所拭目以望也夫以是爲記

重脩關帝廟記

石中玉



漢高祖崛起草野提三尺劍除無道秦開四百年基當時如蕭張韓彭葦雷轟電掣彪炳史冊功非不烈也今考其遺踪雄風冥矣憑弔之下不能無炎燼之喟昭烈龍飛織履風雲際會雖偏一之勢斬然而後先輝映曦光炳煥不可謂匪肖其武也自漢至今數經沿革世豈盡考古者卽歷代國號帝姓罔知而况其他獨至漢劉二字遐及四荒微及嬰孺無不熟識此其中非有聖人焉維持之不至是夫子解梁白士也刷翮一飛爲陽九砥柱威靈施萬古廟貌徧天下軸旋樞運上之使二十七帝之靈爽如在下之使自漢至今三千大地之血食常新夫豈刑驅勢迫而至

是哉何感人於隱微屋漏之甚也崇哉德乎情膠異姓而惟恐其虧明並日月而恒凜其獨威鎮華夷義高千古奉神重國覺世庶民穆淵其靜緝熙其動微特蕭張韓彭忠臣名將不敢抗衡而望其項背推而上之益稷伊傅周召姜畢與之第座並輿而論其時勢之艱危豈不折焉輸服哉而拘儒執其一節恣議無怪乎班固品老聃爲中上元世祖降孔子爲中賢卽如封金秉燭刮毒釋曹細事也魯仲連東海之蹈柳下惠坐懷不亂高開道鑿頰出嶽江上丈人沉波放胥皆以一事傳爲千古美談至德無名夫誰知之達巷黨人博學之譽太宰多能之稱尠見寡聞蓋自



古如斯云光狼城楊簡臣等濶夫子廟而鼎新之屬玉記  
其年月工費及捐輸姓氏於麗牲之碑玉豈能頌至德無  
已謹於禋祀之餘與村父老坐而宴餼席神之威勸忠勸  
孝使人知所興起以善風醇俗漫擬漢格帝樂詞五章祈  
神歆饗焉迎神章曰大節昭今古休和假上清齋心宣漢  
樂香氣充宮庭望袍松風動聞嘶竦電霆雲牽蜚兮寶輅  
鈴紛沓華旒與翠旌神來享兮駐威靈安神章曰鮎馳翼  
翼孩了熙熙大海蕩蕩高山巍巍大海蕩蕩輕舟迴高山  
巍巍百草腓仰雲漢今日月輝招搖兮靈旗宛示兮神儀  
登羞章曰我有嘉禾惟黍之釀爲酒爲漿登奏一觴匪酒  
是嘗惟神麻光采蘋采藻於彼行潦匪彼行潦惟神是好  
受福章曰我郊我原黍稷是豐我疆我理螟蟲不生絲絲  
永祉遐壽延登乾道清兮克生坤道寧兮克成子子孫孫  
福祿攸亨送神章曰氓之愉愉心焉寫兮惠慈所逮匪有  
遺兮休光穆穆倏而歸兮馮馮攘攘喁喁怡怡望九天兮  
香風和氣揉白雲而爲朱霞兮

創修三官閣碑記

石中玉

三官之神無所考或曰始於漢末張角人有記者爲文三  
通以通天地水府或曰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之說  
上元天官紫微大帝中元地官清虛大帝下元水官洞陰



大帝或曰天氣主生地氣主成水氣主化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之望候之故曰三元或曰三神正當三臨官日故曰三官或曰天官主生地官主死水官主禍福惟其靡稽故解註紛解註紛故先儒無所折衷而不載諸祀典祀典闕而文者難其筆抑或或者其源隱於神經秘牒而予未之見耶今三神儼然像臨以奔走耄稚一楮一香破囟匍匐豈有他哉延生消災故也夫一旦之禍百年之生而以一楮一香延消之何所持者廉而所欲者貪所效者輕而所報者重耶真如其欲而報焉則穢德污行之徒享祀豐潔皆獲上吉踐仁履義之士享祀或缺皆獲上凶是三

神曰操禍福與細民較醮祭而爲衆生注籍隸也我知其不然矣然人之肖像而祀之亦有說焉父母不能制驕子一吏治之而不敢起王法不能遏梟獍每懼駭於土木人情大抵然也今三神儼然像臨赫乎其儀若披日月之光明穆乎其狀若測山海之高深初未嘗示懲而遏姦回於方萌初未嘗示福而誘醇良以精進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水之無不潤道爲神體善爲德用南華經曰官陰陽以遂其生易曰元者善之長謚世陶物澄絜昭顯佐國家而助上帝其功豈淺鮮哉閣始於某年竣於某年正殿四楹惟三官位左右夾个爲齋戒受釐所前憑以



欄俯睇廬井如古之守望旁翼以厦爲村人觀禮鵠立地  
圭其下廣可丈高倍廣而修三之爲車馬咽束孔道計所  
費磚瓦若干片石若干丈木大小若干箇灰若干斤土若  
干簣技藝班行不同以工計若干金青彩堊質價不齊以  
料計若干米麩時值不等以斗計若干油鹽蔬菜叢瑣冗  
籍以日計使錢若干孔自始基逮考宮而總記之共糜費  
金錢若干兩貫輸資姓氏分爲二以贅於碑陰他村以道  
里遠近第先後本村以輸捐多寡第先後統鑄之石以示  
董事者之公夫董事者勤勞偏殫而不敢稍蒙一私非以  
死生禍福懸諸方寸乎不然而何爲條明若是卽此已驗

肖像之功一節

四明山真澤宮碑

司昌齡

四明山邑東勝地也山不甚高而陟其顛則四面諸峰環  
而向之心目曠然一名鄉神嶺茲山正視爲峰側視爲嶺  
故山嶺兼稱其巔有廟祀二仙二仙者吾鄉之神也二仙  
之蹟著於潞之壺關及澤之高平陵川其事不列於正史  
輿地諸書雖載而甚畧學者莫究其詳余嘗考金狀元趙  
安時所作真澤祠傳蓋登仙於唐貞元之初顯靈於宋崇  
寧之際自是以來禱雨輒應故鄉人之祀盛焉今潞澤二  
志俱載二仙而其說不一茲山前後諸碑又多異同謹卽



諸文參論之按二仙者樂氏二女也父諱山寶母楊氏其先世籍陵川後移居壺關陵壺接壤李滌碑稱廣平郡樂公蓋據唐末張瑜所記余意廣平是其官封非自廣平遷壺關而潞志謂自屯留遷者則傳聞之異也自張瑜至今皆作樂氏而劉崇文碑改樂爲岳未知其何據也二女遭繼母之酷隆冬單衣責使採茹泣血漬土化生苦苣夏令拾麥遺穗無所得畏母箠楚呼天號訴忽有雲龍下垂二女攀之上昇後現形於陵川之嶺西趙安時傳詳言之而李滌碑不載何也潞志謂二女事繼母甚孝因採靈芝遇風昇仙不言其遭酷然非酷則無以見孝安時之言必有

所自故劉崇文碑因之特安時以繼母爲李氏崇文則曰呂氏澤志亦作呂氏可兩存之也其以顯靈飯軍賜號劉崇文謂在大中祥符間者謬也祥符時趙德明已降西陲寧謐豈有師旅絕餉之事李宗道碑作於慶歷時在祥符後不言二仙飯軍至金天會間申思碑方見封號此其明驗以余考之蓋顯靈於崇寧夏乾順犯邊時而賜號則在政和間時徽宗尊尙道教也其真人之號志傳皆曰冲惠冲淑諸碑則曰冲淑冲惠疑亦碑之誤蓋拯飢救困惠義爲切淑乃善之通稱宜以惠屬姊淑屬妹也申思碑與志傳皆曰廟額真澤而李滌曰靈真劉崇文曰樓真殊不可



曉據惠淑二字之義自以真澤爲正也至張瑜所謂五瑞蓋記二仙葬親諸靈徵畧見於李滌碑今其墓在壺關之神郊余不得瑜之原文又未至墓所姑存其說而未能具論之也夫神仙冲舉變化之事儒者所不道而玉笈金書又非塵凡所及見以故二仙之蹟傳聞異辭恍惚杳冥雖博綜者難言之然竊聞鬼神與人無二道仙佛與儒無二理儒者之道仁孝而已二仙遵繼母之命不敢少違隆冬採茹怨慕號天至孝也顯靈飯軍全千萬師旅之生邊圉以安至仁也惟其孝故德感炤明有以致雲龍之迎惟其仁故恩覃民物有以膺真澤之封精誠之極與天地相通

以乘清氣御陰陽至今神應如響禦災捍患邦國是庇皆其仁孝之所爲此祭法所云有功烈於民可載祀典者而豈他淫祠之比哉是廟初建於五代天祐十八年重修於宋仁宗時又修於徽宗時又修於金海陵時舊碑具在由元迄明無文可徵僅一小石刻謂萬歷四十三年重修刻崇文碑則因施田而立者也自明以來歲月漸深宮宇摧頽神容黝昧居山之左右者咸願鼎新遂於康熙四十四年繕治後院廳樓其二仙正殿則信士唐育寶所修增其式廓而其子姪踵成之至左右羣殿中廳看樓行廊臺門前後總八十餘楹又加鐘鼓二樓則合南北師午三詩村



姬萬與四方善男女之力而成經始於雍正元年訖工於乾隆二十年雖有因仍幾同改作巍闕壯麗實實枚枚金碧熒煌觀者贊詠邑東諸神祠此爲最勝鄉人卜吉告厥成功將書歷年捐貲首事之名於石而請余記之余惟二仙廟食茲山閱八九百載而鄉人所以事之者弗懈益虔可以見神之體物不遺而至誠之不可揜也故歷考舊文之異同推遐舉封錫之所自而系之以詩以著吾鄉人永荷神庥崇報無極之意其詞曰

赤壤之墟紫團之山有樂氏女德性安安母也不慈揮涕汎瀾黃龍接引攜手雲端亦旣仙止不忘鞠育葬親五瑞唐碑著錄風馬雲車孰窺其躅有時現容泣東之曲其容伊何紅衣繡履遐邇競禱感受其祉在宋帝時雙雙餉士以一壺殮代千斛米帝曰冲哉錫汝二真曰惠曰淑澤我人民岳贊之功與大造均無爲而爲惟孝與仁惟孝與仁人性之綱曰惠曰淑女德之良誠之通矣日月齊光翺遊太清萬民所望惟是仁孝仙儒同道一真之澤兼苞衆妙以誠感誠無德不報碧瓦朱甍鄉神之廟芒芒冀州惟神奠之熙熙士女惟神眷之泣之東西神道貫之牲肥酒香薄言獻之牲旣肥矣酒旣馨矣考鐘伐鼓告利成矣雨暘時若壽且寧矣紀德歌功長此四明矣



神山孫真人藥王祠記

司昌齡

吾村之南山曰紫峯紫峯一曰神山山有廟祀諸神而孫真人藥王祠尤著靈應云按孫真人名思邈京兆華原人生當周隋唐間舊唐書方伎傳載其出處頗詳新唐書移入隱逸其與盧照鄰所論膽大心小智圓行方之語朱子採入小學今世所傳千金方蓋卽龍宮所遺學者類能道之顧多不詳所謂藥王者方書云藥王姓韋氏名訊道號慈藏大唐人醫中之聖藥中之王余考唐書方伎傳京兆韋慈藏以醫顯則天中宗時景龍中爲光祿卿又陶宗儀輟耕錄載歷代醫師唐有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真人

藥王之號未知起何代然慈藏之爲藥王無疑也是祠二像並坐儀狀相似以時先後論蓋真人左藥王右矣祠不記興建所始疑已數百年凡祈藥無弗應祈藥之法病者親戚焚香默祝或具疏以請以甌盛淨水紙覆之熏香煙上三周置神案前僧擊磬以紀其拜之數拜一朝啓視有藥則止無則再拜疾篤與誠未至者得稍遲其藥具諸色或三數粒或碎末浮水面不等而朱丹一粒者爲多鄉人每以朱丹爲吉旣獲藥由甌注之瓶捧至家仍注之甌湯溫服之病者聞香氣便覺身輕間日具供再祈俗謂回香凡再服病大率愈矣一朝者二十四拜也吾家先世有大



疾每祈於神余所躬親者爲先大母先叔父皆危而獲安先父晚年得風痺之症前後凡六祈皆賜藥服之病皆隨時減余子汝繩幼病宿食感寒中結醫弗能治服神藥積穢乃盡下其屢著靈應如是雍正間米山一婦死一人踵門曰吾能治之其家延視應手而活俄迹其人己走不知所往人驚傳曰此孫真人也相率詣真人廟祈藥雖痼疾皆良己又聞有人服神藥謀以酬神夢神告曰汝無煩費第焚細羅一具爲吾飾藥用也二神顯蹟寓夢匪直此而此則近事鄉人所傳道者或疑之曰凡祈藥守者必趨事焉安知非僧道姦爲之他方吾弗知若此山住持則自來

無爲幻術者昔有人祈藥適僧畫室芸於田村民李某爲擊磬拜一朝卽獲藥大如豆李某喜發調辭藥忽失祈者尤之李悔祝謝拜至日晡終弗得詰晨蠲潔再祈乃復得故藥故祈藥者必齋沐衣冠焚香啓行無雜思無旁言捧藥低頭無左右顧遇人無拱揖至家焚香拜謝然後進病者服之且旣服神藥則勿服人藥雜服無效蓋雜施不遜每至以瘡爲劇人藥且然况神明之賜豈可以凡庸之劑亂之哉或又曰祈藥卽應固神之所爲矣然安知不有物憑其間乎夫古之至人妙術通神可以御陰陽翊造化是卽神矣其在天之靈自當歷久常存決不若常人之澌滅遽



盡也如云有物憑之豈物能憑二神之靈以爲靈至數百年而二神在天之靈反不能自靈其靈以濟世是豈所謂神醫者耶况二神皆京兆人同邦合德固有並祠之理而秦晉鄰封或其生平所遊歷之地其降鑒茲土尤著異於他方亦其宜也余素不談譏祥異說獨是祠自先世以來屢蒙神貺竊懼居茲土者之習而若忘而遠人又斥其怪而以爲不足信也則神之爲福乎斯民者鬱而不彰故稽其時地姓號與其靈應之顯著者書之於壁以告來者

米山東嶽廟重修記

司昌齡

嶽有五東岱爲宗自天子諸侯莫不祀事在崧高太華恒霍諸神之上號曰天齊傳謂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蓋天之生物泰山同之矣或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實爲鬼神之府由是言之神實總持崑明照臨天下之人民而司其生死焉築宮而祠之厥有由哉米山東嶽廟舊有大殿及東西冥司臺門羣樓弗詳其經始嗣於殿後爲崇閣五區列祀后土諸神久之又創乾陽閣及門外舞樓蓋一落成於康熙甲戌一落成於乾隆甲戌前後六十年間隘者以廓缺者以補敝者以修而廟之規制於是乎大備前碑具載今可覆按每當季春下旬肅奉明禋備鼓吹陳百戲以娛神遠近士女肩摩踵接焚香拜謁其中加



以商賈雲集百貨錯陳游覽者日有千萬人神祇歆享民氣和樂雖其道匪古要亦一時之勝也然前此重修僅及西司未幾大殿穿漏東司尤甚卽殿後之崇閣門外之舞樓亦漸就傾圯道士司清松以爲憂稽首請於鎮之紳士得十三人者董其事咸謂役鉅費廣未能猝辦相與醵金爲會貸於人而息之月要歲會始爲本若干久之得六百餘兩計猶未足以供費也又因秋成徵諸里社得穀若干又持簿募於千百里外得金若干然後庀材糾工而大殿及後閣東司舞樓莫不易舊爲新壯偉閎耀若始建焉起自迄今壬午首尾年蓋十三人之力於是爲多而

微清松則其事亦未能畢舉也惜乎清松遺世不及見其成而其徒司一元者先後奔走克繼其志役旣竣一元將十三人之命屬記於余而宋君錦爲之先竊惟山嶽配天天地山川一氣也皆主於生泰山治鬼實以治人冥司之設福善禍淫使人怵於明威而無敢作孽凡以行其好生之德而已顧祠宇不能有成無壞維後之人思神道設教之意咸如今之以時修葺則茲廟奕世常新神聽和平豈虛語哉因爲述其顛末如此其十三人者勤勞積歲具刻於碑暨諸捐輸姓名亦并載之蓋皆作善者也不可泯也

石村修文廟記

乾隆戊子

司昌齡



學之係乎人大矣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下逮鄉黨州閭皆有學凡入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此後世文廟所由起也然必郡縣學乃立廟而鄉則否蓋學宮有司春秋致祭而鄉校則有司所不至生徒分合靡有定處亦無所事於廟也惟宋程明道先生令晉城以養民善俗爲先建設鄉校百有餘所親爲童子正句讀教化大行高平其鄰邑也遂亦相競於學鄉多立校焉鄉既有校則必立主以祀先師迄於後世學徒衰散而校之故址猶存輒修而葺之稱爲文廟第其規制殊隘故立於鄉而不爲僭也石村在邑東北三十里有文廟焉廟舊

無碑相傳創始於正德十二年重修於康熙八年余考之舊志參之故蹟蓋卽宋之鄉校今西北室有程子木主亦其一驗意者前此廢壞幾盡至正德時特建大殿搏土爲聖像始稱文廟故以爲創耳然自康熙重修以來未嘗有人講習其中反不如浮屠老子宮之猶有僧道奉香火者以致殿宇穿漏聖像莫蔽風雨廊廡毀撤蒿萊滿目過者傷之乃有里人盧君德正謂文廟非他祠比也不可以不修奮然獨首其事徧約同志羣情鼓舞捐財輸力而姬君傳佑王君景重尤任其勞時月未久大役已就棟宇巍煥垣墉峻整然聖像塵封先賢木主未備而陳樞文學張君



立紀程生懷玉又共襄贊飾像刻主丹漆金碧之華照耀  
耳目矣歲八月將以成事告奠於先師諸君以余適館於  
此而請爲之記竊謂孔子之道天下萬世之道也固學者  
所宜崇祀程子之道一孔子之道也學者由其教可以入  
聖其鄉校遺規豈可不恭敬而修復之哉今之修文廟也  
卽以復鄉校也將敦聘師儒萃長幼於其中講明夫孝悌  
忠信之義服習夫詩書禮樂之訓且使他鄉校之已廢者  
聞而悉復之則人皆務學明於聖賢之道上者可登科第  
爲國家有用之材下者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民化行  
俗美道一風同不亦休乎若夫安於愚陋處可以爲學之  
地而不學又或徒藉學以爲榮利干進之階而不求道則  
非程子所以建設鄉校之意亦非今日余與諸君所以記  
修文廟之意也敢以是告四方之同志者

射辨

曾斗南

己丑春余傷於氣病肺所累者盡身之半有告余以養之  
道曰引弓習射旣而試之果效因於課徒暇爲之里有細  
人者詰曰射武事也而可爲乎余曰可曷爲可余曰射男  
子所有事也古者取士於鄉以射觀德也後世恐務博而  
荒故分場取士然國初有文武互校之例士大夫晏飲好  
會亦時習之陰消其積弱之氣而陽示以德性之本故曰



可雖然射可爲也如諸生何余曰惟恐諸生之不明乎射也苟明乎射進於道可也况時藝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延射者子路也其時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名聞諸侯馨香後世吾是以恐諸生之不明乎射也曰其道可得而聞乎曰莛木爲弧剡木爲矢畫卦取象射所自始而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候以明唐虞制也簡籥楛夏所貢也由商而周其法大備以之治心內體正以之治身外體直以之取士容比禮節比樂以之平天下君臣父子各正其鵠故古者天子庶人皆習射誠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其制爲何曰於祭昭其重也澤宮昭其地也慶讓昭其賞罰也大射賓射燕射昭其事也騶虞狸首采蘋采芣昭其節也揖讓進退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昭其儀也弓矢挾遂候正爵算昭其物也畫以五采皮以虎豹熊麋昭其文也天子六耦三候三獲三容九節五正諸侯四耦二候二獲二容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下三耦一候一獲一容五節一正昭其數也保氏教射州長會民射人治儀梓人爲候司裘設鵠量人步候樂正命樂大師釋獲司馬設福取矢司射命耦告算昭其官也一射而王制明焉古天子養諸侯兵不用恃此道也射儀曰于射可以觀德行正謂此也余故曰恐諸生之不明乎射也曰子之論射詳矣望

其賞罰也大射賓射燕射昭其事也騶虞狸首采蘋采芣昭其節也揖讓進退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昭其儀也弓矢挾遂候正爵算昭其物也畫以五采皮以虎豹熊麋昭其文也天子六耦三候三獲三容九節五正諸侯四耦二候二獲二容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下三耦一候一獲一容五節一正昭其數也保氏教射州長會民射人治儀梓人爲候司裘設鵠量人步候樂正命樂大師釋獲司馬設福取矢司射命耦告算昭其官也一射而王制明焉古天子養諸侯兵不用恃此道也射儀曰于射可以觀德行正謂此也余故曰恐諸生之不明乎射也曰子之論射詳矣望



諸生至矣然諸生之所望子以成名者則在時藝如子說不既迂且遠乎曰余觀諸生之時藝不工者其學不專學不專者其志未定智恃其才鈍謬其力猶射之不揚則脫也庸衆驚散怠慢僥倖浮油炫惑挑達恣肆訛刺以爲雄譎戲以爲樂猶射者之執弛弓而遊射圃也夫命中之難也高則標而不留低則流而不赴強弱弗稱則四肢亂而氣不均志烏乎定如是而曰中恐示之的而茫然也彼善射者當其反求處若忘行若遺儼乎若思茫乎若迷汨乎審固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由是循聲而發舍矢如破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精而精之不見異物而遷之

射馬射人穿楊貫蝨洵如列子論御所謂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大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者乎嗚呼技亦神矣古人所以忘弓矢而知射之道焉學者誠明乎射則其心一一則專專則定定則遲之又久而化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可悟乎書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技也而進乎道矣寧患時藝之不工乎詰者曰余細人也聞子言可以興矣因錄以示諸生

重修勞勞亭記

傅德宜



高平喬村驛南五里許有嶺曰界牌鳳高二邑所接境有亭曰勞勞明萬歷初縣尹李楨建立石以誌有句曰地路衝三晉勞勞此建楹蓋憫往來行役俾之避風雨息登頓也歲久漸傾圯旁廟僧湛法募重修余既捐清俸並勸幕友紳士共勦盛舉癸巳秋落成請余書歲月於石余按廣輿記建業城西南有亭曰勞勞蓋當六朝都會之地上游冠蓋輻輳石城送往迎來舟車絡繹胥會於亭命以名者其亦深有慨於人生之鹿鹿歟夫大塊勞人以生奔走風塵皇皇于役非特躡蹻擔簦重跣足者告勞無所即高車駟馬騶從如雲意氣洋洋顧盼自得旁觀雖羨其閑逸

當局實自憊形神悠悠名利之場盡屬勞人也茲亭當四達之衢南望太山羊腸屈曲艱哉峻險車騎之士擔負之夫暫息於斯觀楊柳之依依瞻杲日之烈烈天高木落月露淒清霏雪嚴風冰霜凜冽念室家之迢遞指去路之阻修偶爾息肩何時駐足得母有感嘆唏噓悲吟躑躅者乎山僧魯鈍發性慈悲葺此寬廠之區息彼往來之旅貴賤同等一視無岐悲憫化爲欣愉無心同於有覺不必指迷途而使返當亦喻彼岸之可登般若波羅智愚可醒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憇題咏斯亭猶淺之乎爲言也

藝文 續選



水經沁水注

節錄丹水

魏 酈道元

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泫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遣馬服君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

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魏築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侯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玄谷東流逕一故城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



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入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泉湧發洪流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巖辰肅月燕麥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名焉故劉歆遂初賦

曰馳太行之嶮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一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出山逕鄆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鄆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鄆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卽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於沁謂之丹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崑公



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即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也  
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又東南流  
逕成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又合界溝水水上承光溝  
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於沁  
水也

徐彥伯

武后贊錄勞

封高平縣子

此須加注

樞機論

唐 徐彥伯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  
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  
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  
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

也精微以勸之典暮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  
不脩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動  
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  
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  
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  
中庸饒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範  
良有以也是以掩撫瑕玷叅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  
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  
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  
封禍亂之根用詁譎為全計以號詖為令德至若梧宮問



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盧聚音厖也羣吠得死爲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造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齟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爲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幬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詣我宗極滿於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遘哉豈不休哉但楸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揮其交以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



高平縣志 卷之五  
敢道剪其謀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茲  
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  
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  
之哉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  
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  
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  
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  
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

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  
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  
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  
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爲宋魯魚一惑涇  
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  
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  
唐聖運迫茲八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樂維新之化今以淳  
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  
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  
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鴻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憾矣



陽冰年垂三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糧出無代步之乘  
仰望紫極遠於丹青若溘先天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  
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  
專之可也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  
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倘歸奏之日一使聞  
天非小人之已務實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  
陽冰再拜

鳩水集引

金元好問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于厚

于宋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  
之文章雖出于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  
教養能卓然自足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  
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  
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  
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  
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  
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  
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于王孟州大用  
之所沾丐任太學十年讀書積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



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  
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  
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  
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他  
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穢穢子耳非吾  
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好問引

高平縣學田記

元元 凱

聖道塞宇宙間如日麗天水行地容光必照無遠弗暨有  
國者所當崇祀皇元天開武戡文治積德百年教化溥暢  
嚮詔郡縣咸立廟學用廣聖道用淑斯民高平之學其來  
尚矣明倫有堂時習有齋振鐸有人教術無間然矣獨所  
養尚爲闕典先是本縣學田奪於州校者有年間者歸正  
事具王澤州碑記茲弗贅云負郭張莊里學田若干畝侵  
於異端亦嘗歸復事見余從父鄧州所撰郭公去思碑又  
邑東一舍許爲師午里至順辛未春社耆老石榮畢海等  
同詞狀施學田若干畝以供釋奠居無何張莊厥田復據  
於道家者流師午厥田據於里之無賴俾學校失所養焉  
教諭覃懷茂異楊鐸以牒投縣者數粹莫克理是年夏五  
武鄉聶公仲禮來尹是邑下車謁廟行舍菜禮楊公具以  
事聞公慨然曰學校以養爲本而教次之今公立教有法



養其可闕乎越翼曰謀及僚屬監縣從簿從尉史從遂召道者抵其罪奪其田以其有室家也按國故事屬籍編民既又從容語尉曰是田既恢復矣獨師午者尙未克完愚剽繁治劇日不暇給公儒者其爲吾聖人往視之尉欣然詣師午田所籲衆相視正疆界立封植俾歸於學由是教養有備於戲盛哉一日楊公价邑士友人任戴求記刊石爲左驗固辭弗獲已廼曰春秋定公十一年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說者謂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吾聖人攝相以從責齊以禮而齊人歸魯侵地夫鄆謹龜陰魯田也取齊取也聖人何與直以處置得宜齊人心服而來歸故功序

聖人今張莊師午聖人田也所需聖人祀也所取者又非齊人之北况夫公以道爲政於上茂異以道闡教於下宜乎侵田擅還珠復有不期而至者將見田所入大則孔修祀事小則廩餼生徒固不可勝用凱方以聶公聘訂頑邑中親覲厥事姑舉其大概以書至順三年龍集壬申夏五吉日邑儒士元凱撰并書

請從祀禮部侍郎薛瑄疏

明趙軌

爲請正孔廟從祀以升賢事臣聞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爲重郊禘祖宗之外無如孔廟聖人之道大同天地列祀諸賢豈容或苟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乃可以從祀况馬



融王弼皆在所當黜若當代儒臣如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瑄學有本原高不溺於禪宗卑不流於功利其言其行真不詭於聖人之門瑄在弘治初張九功請從祀禮官寢其議其後給事中楊廉解一貫都御史姚謨叅政許瓚御史楊瞻樊得仁周弘祖言皆不報大抵人之所以議瑄者有二一則論瑄專於修行而未聞道一又少其撰述夫君子之體道也卽當以躬行實踐爲貴則篤行正所以聞道也安得以談玄語寂乘虛御風以爲行者而後謂之聞道耶至若少其撰述此又淺之乎論瑄者孔門七十二子之徒自曾子子思外其言見於天下曾幾何人其他論著

無聞者多矣而可槩以撰述靳之耶以瑄監銀場錄性理坐獄門讀周易此外更有何道從魏范二君子焚其所作詩賦自御史至廷尉侍郎削其所上疏稿讀書錄外無他撰述自不樂於買櫝而還珠也較昔馬融忠經王弼易例豈云撰述之聞道者哉融擬孝經弼竊周易皆其見黜於聖人矣天子建中和之極聖人起教化之源當黜者黜之當入者入之不以從祀之不正害聖門之正而以從祀之正明王制之正伏祈勅下禮官酌議舉行

通判廳右記

歸有光

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



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見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乃郡人爲言此官於今惟以無事爲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尙在家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

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驩然自得而趙公又急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向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所建明挾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尤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關於所不知故不書



文則序

張雲路

稽古有作六經之文道之萃也所以敷猷闡教綱維治化莫尚焉而序則文之標括也嗣是百家翼經衍思溯源啓鑰以貞世訓而著話言使操觚者有所持循焉其則不在茲乎予自髫齡雅志好古搜獵莊荀摘詞晦詖幾至畔道繼悟而乃知文本諸經術者可以和衷而善治也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而治道之污隆隨之信夫周孔而後體裁異而器識殊粵其近古而載道者於茲選猶著焉是皆根諸心而形於言乃六經之會旨子史之精蘊可以爲學士則焉其才健者得之徑造入室而資次者亦賴以長識博

聞舍是將奚適耶予按歷江左暇以試士見其文清新腴暢約而不滯沛而不肆其適制科之階梯是矣而其雄渾之氣敦厚之體未必軼駕秦漢猶爲科舉之累爾是以選而授諸當塗尹卜子梓焉俾篤志之士沉潛體驗而有得焉者則上古之元氣可復而盛治之大機可識也斯近道矣夫嘉靖歲次乙卯季秋望日書

先行錄序

李 贄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難矣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既以先行其言安有言



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爲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上不爲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爲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於其間故也若夫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當行之者况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此也舉一人而言在仲由則爲當行在冉求則爲不當行矣蓋時異勢殊則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安得據往行以爲典要守前言以效小信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通於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於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通於道深於學者也故能潔己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而可行者乎乃今而又幸獲讀所爲泣政集者則又見其在朝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蹟皆如是也所謂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桂香亭記

郭東

文昌祠前構桂香亭遵七曲制也蓋天帝因神累世業儒命掌天曹桂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恩錫諸典咸隸焉每祠祀事竣必少憩亭中周覽景物譚說古昔誦述祖宗懿訓以警勵子孫焉予家舊藏叢桂天香冊葉一帙繪圖系詩題其左方曰弘治甲寅十二月上澣之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漢中府事古舒年末袁宏書詩有古風近體等作分列宋清郝晟冷鳳儀吳憲李盛劉福楊舟王璇王經之羅相郝亮葉滋殷軾唐鶴唐鵬雷豫張羽張瑞黃福當塗鄒魯諸公姓名惜俱不著爵

里無從追考意必當時漢中僚家或鄉士夫也於時靜之曾叔祖己謝政家居因鳳翔守趙君原一爲鄉同年命駕造訪遂抵漢中此所以有漢中諸公之行也序云郭氏一門父子兄弟三世八舉一進士領鄉薦者正統甲子質字彥彬仕至光州知州正統丁卯解元文字顯章選任湖廣道監察御史景泰丙子宗字繼先尹原武縣天順壬午定字靜之登成化乙未謝選榜進士第歷知邳通鄭三州事成化庚子騫字惟賢仕至杭州府同知成化癸未淳字時雍仕至西安府同知弘治己酉拱宸字敬之署雞澤縣教事同科坤字崇載仕至驛州知州歆艷者擬之荀氏八龍



誠亦一時之盛計弘治甲寅爲弘治七年迄今萬歷二十一年癸巳又越九十九年矣領鄉薦者又九人登甲科者又五人弘治辛酉增字崇進仕至濟南府通判正德癸酉拱樞字惟明尹澄城縣正德己卯經魁荃字允重嘉靖壬辰會魁中林大欽榜進士第仕至工部左侍郎嘉靖戊子塏字孟長仕至金州知州嘉靖辛卯鑾字允和仕至藩府長史同科鑿字允新嘉靖乙未中韓應龍榜進士第仕至南京工部侍郎嘉靖甲午鑿字允明與鑿同科進士仕至河南按察司副使嘉靖丙午東字仁府嘉靖丙辰中諸大綬榜進士第仕至南京太常寺卿萬歷壬午嗣煥字叔奕

萬歷壬辰中翁正春榜進士第試政工部虞衡司仕至直隸蘇州府二守內文質爲兄弟騫乃文之子定拱宸質之子坤增皆定之子鑿鑿皆坤之子塏乃質之二房孫鑾鑿同胞定之二房孫拱樞乃文之親姪宗爲文之堂姪東乃宗之曾孫嗣煥東之子淳乃文之族孫也至於壬子治統則鑿之子仕至兩浙運同自正統甲子彥彬府君以文學起家迄今萬歷二十一年癸巳週二花甲總一百五十年矣中間甲科六人鄉科十七人歲薦例貢二十五人徵士一人恩廩一人誥勅封贈男婦共三十人其廩於庠育於泮者弗備錄我祖宗積德累行致茲衣冠詩禮奕世綿延



雖未大顯於時然前啟後承亦可謂美彰盛傳矣記儒行者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然祖宗文行固足以法式後昆吾子孫可不誦詩讀書尙友先人以吾身爲後世之楷乎苟能繩祖武率攸行善繼述登斯亭者引之勿替則庶乎人傑地靈光昭簡冊與穹壤共悠久遂因人以記亭爲吾嗣昆者尙有感於斯文

辭召疏

文有孝思因載

劉虞夔

臣木訥畸人顛侗豎子生逢盛代達筮清途詞苑二十年編劇靡效講帷六七載啟沃何裨鵜濡愧於在梁鸚躍憂於過仞曠瘼之罰菑咎乃叢方匍匐以悼慈親更駢蕃而

承寵邱欒欒瀕死恐君恩圖報之難碌碌偷生宜吏議搆成之易深感藥言之瞑眩庶幾茅塞之開明瞻天焚愬行之香爲皆可告遯世寢鳴冤之草事不求聞有無悉聽公評豈滄黑白終始堅修素節奚染蒼黃自甘遐棄於溝中誰望曲矜於輦上在昔柏臺搏擊旣寬斧鉞之誅於今芸館招延猶辱弓旌之命舊官重畀新職益專謂使過賢於使功故賜環果於賜玦祇慙薄劣曷副甄收荷日月之末光六帛畢照酬乾坤之洪造九隕爲盟固當竭蹶以追趨安得趙趙而却顧但親衰不仕時乃臣經且官病則休寔云國典臣父年躋喜懼邁七十有二齡臣身病極支離醫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再三無一效臣與父更相爲命父於臣惟疾之憂感時驚  
過隙之白駒思養愴啼枝之鳥鳥微獨依依菽水又兼戀  
戀松邱矧因疴疾之沉綿爰致謏聞之荒落毫欲濡而旋  
暈卷纜釋而輒忘即使衷赤勉殫其於汗青何補若或昧  
乞身之義必將貽除目之羞此臣所以被命兢惶戴恩跼  
踖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願聖明察臣悃誠令臣休致  
石渠盛世雖亡繇微附驥之榮山澤殘齡或尙可覩獲麟  
之瑞上不累聖主知人之鑒下亦全愚臣守已之箴臣無  
任席藁待命之至

與友人論學書

從四州文獻刪本

劉虞夔

僕惟君子之明道在知學而知學者在知本學之爲本心  
是已今夫人之談學者曰學其上法天地乎遠襲堯舜乎  
近宗周孔乎夫道至天地止矣至堯舜周孔而大明矣學  
能法天地襲堯舜宗周孔亦可以爲學矣乃不知吾所以  
全天地之理發堯舜周孔之蘊遽曰吾能爲學其於學未  
之或聞也夫大塊賦人以形虛靈者具於心心固天則之  
根柢聖修之淵源也是以仰而清俯而寧乃法象之囿吾  
心也踐行而蠕啄翹翮而動植乃品物之森吾心也物情  
人則往古來今乃萬彙之寓吾心也是故學本於心而充  
滿天地苞裹六極焉可也自格物致知以至乎平天下推



其心焉一貫也自灑掃應對以至乎神化性命盡其心焉  
一致也是故學本諸心而陶冶性情鎔鑄道德焉可也故  
古人之學也心學也徹上下會精粗成終始該博約貫明  
誠斯其有得於心故也今人之學也口耳者也高企則下  
遺卑循則上脫潛耽而外畧泥粗而中乾始憤也不竟其  
終終悔也不營其始約而不知其通博而不知其要明而  
不知貴於誠行而不知先於擇是惟其無得於心故也是  
故學能得諸心卽嘉禾之種於田而堅穎好粟順焉而成  
也學無得於心卽祁連之木形長五尺而卒不免隨刀以  
改味也故君子之學也學諸心焉而已靜無也而養之動

有也而通之滌其滓竄祛其疵垢而虛靈者有常明也培  
其根源通其散殊而廣博者有兼運也希聖賢矣而不希  
其所以用力者心之侈也善學者不如是也務實勝矣而  
行或有馳於名勝者心之夸也善學者不如是也巨細無  
間也久暫不渝也知行不偏而動靜有常也何也心之正  
故也榮利不忻也威禍不怵也得失盡忘而隨域皆安也  
何也心之定故也是心存者德涵者道乃曰吾法天地也  
心有以天地爲郭者存焉吾襲堯舜宗周孔也心有以堯  
舜周孔爲同歸者存焉斯爲善學也已而或者曰是不然  
心固非易持者也不曰芴乎芒乎而無象乎是故執清守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虛者則曰吾學以無爲也不知心可使如死灰乎執有狗象者則曰吾學以有爲也不知心可使爲芻狗乎若此者不以喪心必以滯物也而吾爲學者又將何以致其功乎是在善學者辨之也

仇池公贊

刻石在明倫堂前

郝承訓

躋歟蘇公該博疏通百川學海朝宗于中岷峨秀氣筆陣疑充玉堂抗論力効孤忠凜凜標岍道侶仙翁雲冠藜杖按視何窮昂藏卷袖意欲乘風仇池之上知空不空

劉宮詹文集序

黃克纘

夫翰苑之爲文非進言於君則口代天言者也進言於君者當正直以和而弔詭尙奇有所不用口代天言者當惇大以則馳聘縱橫有所不爲故操觚之士欲取法咎謨說命高矣然世代古遠未易追也欲近學唐宋易耳然風會日流恐益下也於是乎斟酌兩漢之間取其醇厚質實者以爲矩矱而於應酬之文無關廊廟者稍稍恣其意之所欲言窮其才之所可至是爲詞林格外非內篇也吾師高平劉先生賦才穎異卓冠人倫志學之年便通三經十六魁鄉榜二十成進士讀書中秘以蔽其才卽驅五臺大行以爲筆鋒激龍門砥柱以爲波瀾自其能事而先生俯首功令鋪張治道其爲文穆如也燦如也任纂脩則明其典



高平縣志 卷之三十一  
章叙其品秩稽其財賦法度註其損益因革其詞核注起居則仰察宵旰詳載咨詢紀其都俞吁咈昭其進退用舍其詞嚴此乃國家化成天下之文非一人之私文也至侍講幄則自唐虞以歷商周所以緝熙聖學黼黻皇猷者其言婉而切司綸誥則自宮闈以至臣庶所以光盛典而沛鴻恩者其言典而腴最難者廟祀廷議肅皇仁孝之心既難盡違萬古君臣之分又難踰越先生議別建一廟以盡展親之禮無如魯僖公之躋閔公也儼若春秋書法矣先生文名方盛大小臣工承恩晉秩以及出使省禁稱觴致祝咸欲得一言以爲重先生隨其人應之德勝位雖下僚

隱士必榮以華衮位勝德雖尊官高爵不飾以丹青其見於詩歌賦頌者亦然大抵詩多應制故其體取法初唐以沈宋爲入門至於征行贈別則體物叙情格韻清新華實兩稱直當接武錢郎在精于唐律者自能評之先生年踰不惑以居喪過戚溘焉謝世其嗣子計部未離襁褓今在南都政暇乃蒐其遺篋共得詩文十六卷付之梓人而遣使來徵序纘辱先生拔之禮闈馳驅中外餘四十年愧無尺寸樹立以報知遇今老矣何能爲然同門翰苑諸君子俱已化爲異物僅遺二三兄弟纘齒爲長序何能辭嗚呼景行龍門者以得御車爲幸何況親受鱗經者豈不以附



驥爲榮纘知昌黎之能鑄李漢未見元晏之能重三都也  
三復遺編徒增慨慕崇禎三年仲春書

盧象昇薦侯弘文

綏寇紀畧

國朝

吳偉業

盧象昇薦侯弘文疏曰原任高平知縣侯弘文以守制道  
阻僑寓襄陽見臣叱馭鄖疆遂投袂而起散私財以募死  
士介馬從征臣欲昌言其功彼輒長揖告去臣比叨總理  
弘文大義規勉意氣凜然因言及中原步兵不能追賊臣  
思得滇黔之人用之弘文願以孤身奔走萬里爲臣奉檄  
往募有臣如此敢不聞於主上乎上從其請命爲監紀已  
而盧公移任宣雲弘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爲從事者所

陷以驛騷上聞有旨卽訊公不勝憤懣上書曰弘文破家  
爲主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竊痛焉臣初聞弘文譴問卽  
遺書責之其報臣初不及已事惟以滇兵莫爲綏輯兼乏  
餉爲虞身雖對簿義切封疆懷忠報國之氣可槩從而抑  
沒之乎今羣臣欲以誤用弘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滇  
兵之變以甚弘文罪者總之臣不請弘文爲監紀必不至  
此此臣誤弘文弘文不誤臣也盧公名知人幕府初開弘  
文爲首且蹤跡奇引救切非苟然者未幾督師死王事弘  
文於十四年論戍予痛夫讒夫沮抑異才不用又重督師  
之能得士於闌外也故表而出之



條陳驛站疏

李棠馥

奏為協站有名無實郵遞續命無資謹遵 諭直陳亟請  
 變通之法以蘇驛困事臣備員秦郵屢跪誦明綸仰見我  
 皇上軫恤驛遞慮周且遠前奉協濟本可通融一案已  
 經酌定衝僻哀多益寡適得其平嗣奉有應補站銀准動  
 正項之 旨復合盤通算量議加增而衝要各驛將悉露  
 浩蕩之 皇恩矣但念協站徵錢關領維艱徒有空名而  
 竟無實濟則驛困猶未蘇也臣職掌所關敢不抒一得之  
 愚直切為 皇上陳之竊照諸驛站銀大半仰給於協濟  
 耳近例凡錢糧起解徵銀存留徵錢以之疏通錢法意良

美矣然存留徵錢而市價之錢賤如故也市每銀一兩得  
 錢一千四五百文乃協站亦照例徵錢每兩止給錢一千  
 至於廩給口糧及芻豆供應等價莫不盡依市直照銀折  
 錢則錢價之虧折而協銀已耗其十之三矣秦地遼闊協  
 濟州縣之相距近者往返千里遠則二三千里關領之難  
 較解省數倍安可與別項存留同日而語乎途既遙遠錢  
 復重滯難運而腳價路費所出不貲協銀又耗其十之二  
 矣計運錢到驛十僅得五耳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僅得二  
 分五釐之實能飼一飽乎馬夫一身入官農桑不及務貿  
 易不及營卽工食足供餬口尚有衣屨丁差父母妻孥之



慮况日食止銀三分又僅得分半之實能責令枵腹奔命乎且當關領之時三二役跋涉守候動經半年往往以空文回塞卽令邀憐允發矣或先給半或給三分之一遣役往來如織使費無窮其借端侵冒者又不知凡幾也夫馬嗷嗷望協濟如望歲而要差絡驛急如星火應付少緩時刻則鞭扑隨之欲必待協站以救眉火何異望梅止渴驛官經承不能爲無米之炊勢不得不典衣借債以應之俟協濟一至則倍利償還種種消鑠而協銀又耗其十之二三矣凡衝途夫馬日奔馳無寧晷原恃站銀爲續命之膏此等急需非貯之庫藏取之囊中者鮮克有濟乃協站有

名無實若此何怪乎馬斃夫逃而驛日倒廢也蓋聞窮則變變則通今日驛遞其正在窮而思變之會乎爲今通變計合無將協站銀兩悉照起解例一槩徵銀解交藩司各州縣卽將應解藩司正項照數扣留本驛以供實用當此增定賦役之時一筆轉移而協站乃有實濟疲驛立見起色矣借曰因仍舊例無事更張也伏思宸衷恤驛且不惜動支正項而協站原額豈忍竟聽其暗就消耗而無裨於用耶兌歸本州縣徵銀濟用經久可行莫便於此儻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九月二十



高平縣志 卷之三十三  
三日奉 旨依議行

序西北之文

傅山

西北之文者畢解元振姬之文也解元資才十百倍過常人誦經史子集大部至雜家者流成誦足數百萬言取精多而用物弘其文沉鬱不膚脆利口耳讀者率佶屈之以爲非文解元卒門人市王牛兆捷子澍謂太原傅山者或能通之無慮數十百餘篇屬句讀於山山因得而序論之標之曰西北之文云西北之者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之文也東南之文概主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夫不歐曾者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說在乎漆園之論仁

孝也不周之風不及清明之風天地之氣勢使然故亦自西北之不辨其非西北之文也解元旣爲當世貴人而但解元之者山之知解元知其爲壬午之解元已也始山讀解元制舉十餘義擊節大合旣讀發解場義則大不合解元旣發解後一年而國變有明鄉試之典遂終夫然後知氣運之事解元不得而持之也自是解元敝歷四方又三十年而一邂逅於太原見解元跛騾襍被如老農夫不輒沾沾於文也山偶論及新唐書之拾也合又及趙宋史之厖也合然皆一言半句也又五六年而一再邂逅於燕郭招提半日論及江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在坐者皆左右



顧怪其如出一口何也先是見解元與周太守文合見解元序戴楓仲墨選大合又見解元序范進士理學備考又大合及是稍稍申重之皆合於是見其全文莫非前諸文之學之法古文此法概存諸春秋內外傳解元復詔之而推方之陣串插之密傳會始終隱伏發露於天文地理象數風角五行如梓慎裨竈伶鳩史蘇墨卜楚邱以來至於兩漢李尋郎顛之倫皆是寧形器不象罔寧謔杵不弔詭寧鞅鞅不縹緲卒之以寧信度不信足是未始出於非文也非頡滑於堅白者流也解元之學不知其於富平三篋何如若當世有崔日用則解元爲武平一有祝欽明解元

則蔣欽緒有歸崇敬解元則黎幹較然可知以解元之學論解元之文頗似山醴靈光之亂之十字磴磴卽卽師象山則崩也鼇之載娥之移男也虧蔽景光黝然愁人岷也山之岷猶水之岷也赴險攷捷綜緯紛拏嬾乎離婁噬也材令而匠能資輔就其城長安宮未央如以小山馭大山無奔罷不及中隳之廢乃所謂岑也無所於孤高之義也陰深嶺嶙無聲於聲木極而金肝蠻鏗鏗沉沉仍仍乃所謂崟堅也音也栽蚤収呀底底業業不騫不崩岫也岫猶苗也樂拱輪菌峯捧然疑九嶷紛其並迎嶷也鈎鬪繩尺蟪蛄綢繆首尾倫脊出沒屏翳鬚鬚卽序其龍也從也不



周之山之風之果戾順行者也人信僂之解元頡滑之非  
劉鳳擬樊紹述失清明之故遂取笑於東南也此西北不  
及歐會之大較也至於諸政之近虐者實非山方之外所  
得而議者也諱之近虐者徧亦一端爲方外之質者也多  
方哉解元也解元爲東南之西北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  
文中數數於理之一字也山去解元西北六七百里則又  
解元之西北尙多乎其理者也故東南西北解元以其文  
西北解元也西北又東南解元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  
解元疾革或勸解元要山選藥解元解元如蒼蕙山重藥  
解元者山終惜解元山終惜解元西北之西北老人傳山

題

乞放歸里疏

畢振姬

奏爲乞放老病廢臣事臣本累世農夫蒙 賜丙戌進士  
三十三年起教授以至布政中更十任碌碌未有學行之  
可稱尋以病廢歸耕十有九年囚首垢面塗足日與田父  
牧豎伍農夫如臣而戴 恩至死者 先帝賜臣 進士  
皇上許臣致仕也 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部臣憲臣  
以臣充舉臣老未死誓當馳驅竭蹶遂其許 國之心於  
才路豈敢言病乎顧臣年六十有六久以艱苦荒棄其心  
學殖落而行誼衰頹鄙狷狹臣實自知部臣憲臣知臣於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十任之前不知臣於十九年之後若見臣囚首垢面塗足亦將目而誰之豈有學行之可舉者乎諸臣學行可舉必其老益壯窮益堅者臣齒亡髮短旦夕溝壑先年墜馬折臂右手攣縮不伸加以酸風烈日之銷磨入夜目盲不見手不伸目不見不能執筆以綴所聞又何以益 聖學之日新乾行之不息乎 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當籌兵計餉審官之日老臣非營平新息盲臣非師曠郤克攣縮之臣非李牧陳湯不宜雜進爲其學與仕殊也行與能異也叔孫通不舉學魏無知不舉行非其時耳學行之無稱以百畝之不易爲憂者農夫也曲儒不諳天下之大計吾

邱壽王發十難漢公卿不得一究於國家何益唐太宗弘文館宋儒議緣合小才至於太平兩年閱御覽祥符百部輯冊府紹興三月讀胡傳究於百姓何益臣以爲過矣 皇上察政教之張弛賢才之進退紀綱風俗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盛衰天心人事物情之稜祥順逆權法之輕重強弱封疆之利害安危甲兵儲楮之險易多少迭不出一身遠不過數事 皇上之學行畢也矣中外諸臣方將勉強砥礪佐 高深而躋堯舜之世農夫受賜焉雖攣縮而目盲不見老頌德化之成戴 恩以死至樂也臣奉文四呈院司州縣催臣就道沿路夏旱秋淋皆關 聖學臣憂農



夫之憂而樂堯舜之樂以是力疾陳請伏念臣十九年前皇上許臣致仕今年日益老病日益劇且學行一無可稱懇乞放臣歸里保全餘生長爲農夫以沒世死且不朽

博韓制義序

畢振姬

北史見有市王而讀書者少有明牛氏諸生起明經嚙嚙傳有文章之規矩終已不中自余兄事太初晚從澱洋兄弟語一一曉暢書義破除規矩以爲疏屬之拘舉子業不敢學亦皆不中余老棄書爲農二十年不知文章今古之得失嘗逆澱洋必發鄉會試果高中績書悉讀績農悉耕

余以耕田勸學出於舉子之業之外故也田能棄耕能審盡其深殖之度能得力其柔柔其力息其勞勞其息棘其肥肥其棘急其緩緩其急濕其燥燥其濕得中而已矣手足耨耨之中陰陽培墊之中生死菑穫之中中生規矩輪六尺規耜五寸矩欲爲堰圍於規欲爲淵句於矩稼穡之速成速大田官可頌曰文文章亦然六經具有規矩執規矩問科第市王必早有得天之人北陌南阡斂胼胝而靡仕多矣何學者罷勞爲也南華學易離騷學詩史記學尙書三倉二戴學禮元經學春秋未嘗奉持規矩規矩天地之方員而經緯不爽者文也諸生傳文章規矩可規可矩



不可以度量權衡可負可方不可以多少長短輕重低昂  
安所執以取中哉中者中也中在規矩之中亦在規矩之  
外規矩之中信者不離而去之疑者離而去之規矩之外  
疑者能變而更之信者不能變而更之去之則不知有一  
定之多少長短輕重低昂也更之則不見有一定之多少  
長短輕重低昂也度量權衡由規矩規矩由中嘉量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造之極而至其中澂洋之所以爲文  
發無不中也書之言耕旣勤數畱爲厥疆畎澂洋父子有  
然詩之言耕其苗厭厭其庶絲絲澂洋兄弟有然市王讀  
書者少樹堯不欲專生而獨居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卽凡

學余耕者可以學澂洋讀書矣始澂洋就孝廉公車不試  
試禮部式趨應制科又不試父子兄弟師友意與耕者逢  
年異蓋疆吏宿兵之費廣臣子賦同讎宦歸加耕稅之三  
選授減仕缺之三能以其間讀書相與進退古今得卽施  
爲展布而失卽求更張補救之所安文章不足以畢讀書  
之能事審矣易風行水上渙六四曰渙其羣風水一而文  
有不同有用無用也舉子業飛濤歎雪轂轉星搖風行盤  
渦大峽其小也過此理會學問懸圖列史議禮審官籌兵  
措餉不幸而芟薙寇賊食宇數千百里之水旱饑疫蓬蓬  
大海之中滉漾青紅放乎虛空天連山接談騰電掣此天



下之至文澱洋安取規矩乎家猷取父手指尺寸肘足尋引也國憲取君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官常取卿士大夫左仁右義前疑後丞也單襄公論文天六地五文有十一敬也忠也信也仁也義也知也勇也教也孝也惠也讓也散而皆中故有用澱洋用其文治文中子論文中行狂狷文止得三傲也冶也碎也誕也淫也繁也淺也虛也散而不中故無用澱洋用其人之文亂文治則渙文亂則渙其羣譬之耕者長稠圓粟而薄糠小莖青藟而多糲差殊較睹矣農不與三盜任地國不與五蠹治民澱洋其以規矩致用哉準繩處規矩權衡之中度量不生其間桑孔平準

申韓繩墨箕歛刀鋸秦漢之天下文非不工易所解散蕩滌而渙者以其羣爲涖渚之牛馬不願澱洋學也余老半規之內胸半矩之髮宣輟耕而勸澱洋學農服先疇之規矩無所用文矣康熙己未八月朔

畢亮四論訂歷科經義序

陳廷敬

畢先生亮四生同鄉初不相識及余有母之喪畢先生來弔來會葬久之往謁謝未至數里迷失路別使人矚畢先生則身自耕於田粟所使人留止其家與之坐而食以食畢先生無僮指其所食使人食皆身自食之且食且自飼其蠶日昃時至畢先生家則蓬藿滿門徑牛欄雞埽雜置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堂下堂中則處其所自飼蠶肅客入其東一室流塵蔽疑  
畢先生擁琴撤席揖客而坐坐定視畢先生蓋冥然農家  
者流耳及相與語則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吾雖未見  
其人聞其語意者卽畢先生其人其言是也畢先生家與  
農民最下者比所守甚危苦而家獨多藏書勝國君臣事  
跡典故文字關史家者尤多其他書皆世所不常見其議  
論磅礴澶漫汪洋恣肆旁紹曲撫橫貫勁出指畫口道如  
瀛海汗瀾浩乎無垠而天光瑩晶也如蛟龍奮翔鱗爪開  
張而波騰雷動也如驅騏驥馭重車臨廣途停策委  
轡不終日而馳千里而駑馬顧望嘶鳴蹢躅遠乎其後也

予所信爲其人其言者豈謂過與畢先生語不休予亦歎  
息不能遽去畢先生飯我以脫粟酌我以流泉因留相與  
深語而後別居無何爲書數千言以所輯錄明以來制科  
之文數百篇抵予皆手自抄寫旁註夾註細書如繭絲牛  
毛每一人則叙其問學治行著述本末可以系之國籍屬  
之史乘皆所謂世不常見者近時館局編纂家其能有此  
乎不也畢先生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吾之志也予實慙  
非其人而悲畢先生之志惜其將老而無傳也爲序夫訂  
交之所始而因以畧著其得於畢先生之萬一者如此

主勢國勢論

牛兆捷



天下大器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安危者勢也持  
勢者制也裁制者道也制可數十年則數十年之勢成制  
可數百千年則數百千年之勢成天子有道以制其勢已  
矣山川險易建都立會者形勢賞善罰惡恩威並濟者主  
勢戎臣兵伍智勇幹難之才布列天下成爲風俗者國勢  
國勢制爲之主勢政爲之形勢天地人互爲之然而都會  
有分合山川有向背賞罰有後先恩威有張弛皆以善助  
其立國之勢而制於道故有道之天下與天下並蟠國於  
不拔措勢於不傾而主勢形勢在其外顧國勢強主勢亦  
強者殷也國勢強主勢近弱以禮樂文物柔天下者周也

得殷之意者漢通漢之意者唐反周之勢者秦魏周之文  
襲秦之勢者宋魏漢唐之文襲宋之勢者明明號爲損益  
漢唐三代與宋者亦損益其主勢之強弱而國勢與秦等  
故始皇沒未三年而六國亡秦成祖沒逾十年而英宗北  
狩甚至明祖沒未五年而建文失國其時仁義忠信禮樂  
之風遍天下效節死者至數千百家而無救於失國其勢  
與秦一耳秦破三代數百千年之勢爲郡縣銷兵而合承  
一君漢唐深以爲戒不必拘封建而得三代制勢之意宋  
明暗實相師未嘗不慕三代而併失漢唐制勢之意蓋主  
勢或有強或有弱而國勢有強不得有弱者主固藏於國



萬世聖人制天下之道不可失者也秦失於銷外兵墮壞名城雄據河岳故爲嚴酷武健之政文其弱以割剝震驚天下國勢弱而主勢形勢不復強宋失於銷內兵將相立兩府而大河塞遼衝解大帥以杯酒故爲迂緩禮樂之文實狹小明細其法以束縛天下國勢亡而主勢無所措唐藏封建之意於府衛府踞關中者五百漢參封建之制於郡縣真王大侯纍纍固秦皇帝所謂爲樹兵者也其用人也秦收吏獨坑儒變天下爲刀筆宋明崇儒獨絀吏變天下爲學究而漢非軍功不侯非侯不相用將用吏外乃緯之以儒唐收儒術取智取勇初必辟舉爲吏以故戎臣兵

伍智勇幹難之才布列天下積爲風俗而國勢立國勢旣立且無論其立勢之盛強明震動及萬國流及三四百年莽操篡漢猶能制夷唐裂爲五代縱契丹能立石晉能滅石晉不敢冀中國中國之勢在也譬之家樹兵而多爲之君者兄弟伯叔析產以理者也銷兵而合承一君者主伯亞旅世世同室以處者也同室之名近強而任事之人止一其身強其族其後必大弱析之則各有任其家之人互有濟其變之勢故有家者樂其身之強不如樂其家之強者真強者也有國者樂主勢之強不如去國勢之弱國之勢不弱真不弱者也人身左手爲文右手爲武故一身之



勢常在右文之道坤柔也武之道乾剛也故大道之勢統在乾漢唐象乾獨殷得乾爲正秦人銷兵而用刑宋明銷兵而用法法與刑意亦竊乎乾附乎武實不能敵於周之文蓋周尙文猶易柔來而文剛宋明附武猶易分剛上而文柔何者宋明之國勢弱周國勢強也殷周天子諸侯皆一勢勢皆數百年之勢勢分於國國立於兵兵寓於井無不井之兵無不兵之國國無不能將之卿卿無不能軍之大夫大夫無不能射御之士士自鄉里學校田獵賓興祀祖從王諸典禮中選必以射君卿大夫沒諡武者皆卓絕後世不能匹卽六卿三桓田氏之僭竊者必竊其士竊其

兵乃竊其國子亦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雖無道奚喪乎其時其勢國大則有威國小則難滅况集天下之國集天下之兵集天下之君卿大夫士以成國勢而又以形勢都會禮樂佐其外當其盛政教清明六服賓享主勢與國勢並強及其衰王官爲牧伯諸侯爲卿士國勢之強常足以輔主勢之弱陵夷至會盟討伐數百年後萬無可濟主勢已散國勢乃移然移亦移於強國而內雖罷敝必不移於羣盜戎雖雜處必不移於邊裔權雖旁落必不移於佞幸母后與專政之大臣無他勢成於王者易竊而勢成於國者難移故三代皆數百年之勢孟



子所謂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者也所謂置之安地則安者也置之危而銷兵兵益弱法益嚴士民將相益其羸謂足消後世藩鎮縱橫之禍而禍或有大於縱橫藩鎮蓋天下自同一國不仁得之有餘耳嗟夫萬世安危得失之計自堯舜湯武周孔管子而外苟非漢祖唐宗方忌宰相為有權智勇為不測其又可與聽此哉

十國左傳紀事本末自序

牛兆鼎

左氏之釋經編年紀事之書也然古今紀事之體有二有編年者有傳人者編年如歷代通鑑之類是也傳人如廿

一史之類是也古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故編年之史左氏其最著者也史遷易編年而為傳紀傳人矣後世莫不以為史遷所創而不知非創也堯舜二典本紀體也大禹臯陶二謨世家體也禹貢洪範八書體也史記之學尚書以體格左氏之學尚書以筆力左氏所紀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文成數十萬前後之事紛紜錯雜首尾迷離使讀者汗漫汪洋猶河漢而無極也余伯兄澱洋醉心左氏十餘年己未甲戌未竟其事而卒余以乙亥之春分章布句前後騰挪其段落照應因杜林自魯而外二十國之例而減其半周分見於魯齊晉鄭衛諸國陳蔡許



分見於齊晉楚諸國曹滕杞薛邾莒與小邾見於魯故僅存十國卽十國之中亦有事不見本國者歸霸王其有不係霸王會盟戰伐者仍歸本國天之上日月之次舍星辰之名號位置甚繁難也而史遷以天官統之地之中山川貢賦道路疆域甚紛雜也而尚書以禹貢統之周官三百六十大小差數更僕未易盡也而周禮以六官統之詩三百五篇以風雅頌統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戴氏統之以四十九篇易之爲書與天地準而統之者太極陰陽八卦也虞夏商周以及秦漢其爲巡狩禱祀不一而統之者史遷封禪一書也武帝之取民十有八變而史遷名之以

平準帝王治天下之道千條萬緒茫無津涯也而箕子以洪範統之堯舜以一中約之以十六字盡之余之於左氏愛其文辭故寸段必錄而分之以十國詳之以內傳七十五外傳四十五統之以霸王申之以關合評點俾讀者偶舉一事偶閱一人皆聚於一傳快於一目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又於每傳盡之以數言每國約之以一論十國合之以總論其有與公穀互異者仍書於傳末以備參考夫如是則春秋一經之大小畢該而二百四十二年之天下正李長吉所謂南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者也讀者其亦知余之苦心全左氏衛聖經以道天下之專經



高平縣志 卷之三十一  
春秋而留心古文者有如是之不偶然庶與古人著書之意微有合乎十數年之歲月左氏之歲月也故書之時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孟春晉長平市王南園牛兆鼎耳黃別號瀚洋書于秋浦天寧禪舍

煉石補天賦 并序

牛兆鼎

疑始子問於參寥先生曰世人貴耳子獨尚目世人履故子獨耽奇游心山海放志齊諧師莊叟與屈子友淮南之二山左氏子雲修綆汲古吾以子言已河漢而無極也而子又煩言女媧煉石以補天天可補耶煉石可補天耶先生曰吁若來前吾語若井蛙語海拘於墟夏蟲語冰篤於

時蚊蟲負山限於力曲士語道束於教故人與天地各爲一才天能生人人能參天地能養人人能兩地天地缺畧非人奚補况夫石爲雲根堅貞天骨惟金三品爰生於茲是故煉石成金煉金爲丹丹之所及陸地爲仙也而又奚不可補者疑始子曰子既其概能既其詳與先生曰能遂賦之

維遂古之大造兮當元會之方壯值古后之聖神兮留混沌於無象迨巢燧之兩作兮憂民生之多恙幸庖犧之建極兮出圖書之昭曠成卦爻之八八兮爲后皇之依傍文明於焉肇興兮名至德之天放俾乾坤之情寧兮無災眚



之可狀睹九天之幹維兮密布濩乎屏障杜缺漏以貽譏  
兮又何勞乎制匠至於庖犧遠女媧作文教陵夷干戈解  
橐共工祝融紛然肆惡不勝而怒頭顱觸磕不周之山既  
崩而天柱地維頽然摧折致無縫之化工爲金甌之有缺  
當斯時也日月誰屬列星誰陳四時之序於何而分俶擾  
天常流毒下民惟茲女媧焦思勞神寤寐之際忽得其因  
爰選諸石五色具陳煅之煉之精氣氤氳以虛運虛以真  
還真補天浴日復其故垠雕琢不施無斧鑿痕於焉角宿  
旦曜靈藏燭龍照兩儀張寒暑時庶物昌女媧乃製五十  
絃之錦瑟奏宮商乎帝旁非擇取之惟謹與陶冶之精良

何以地平天成而治天下於中皇顧乃區區豎儒矢口酸  
腐尺寸跛鼈守其故步無達人之大觀輒妄言乎往古謂  
夫既云天柱千仞而上共工雖長不過一丈其力雖大不  
過百鈞頭顱觸之於何而崩且以彼蒼者天去地萬千女  
媧岐嶷不過稱賢豈能飛身煉石補焉詎知天鍾神聖特  
異尋常能大能小能柔能剛能缺能補能陰能陽一偏之  
見迂名偏彰且以秦漢之際赤白帝子高祖所居雲氣何  
始王莽篡漢四海思亂白水真人應時而見陳隋之末王  
氣太原太宗未起誰肇其端有宋未興希夷夢中太祖方  
立醒云太平真仁繼之兩賢相靠赤脚大仙誰其預告凡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茲數端備紀前史淋漓典籍璀璨圖譜矧夫漢晉惠帝一  
一天開齊之東昏中裂有雷不然雉鳴果自誰來時無神  
聖其天不補無因而合讓能遂古豈得以目前之見聞排  
擠聖功而置宇宙於龔瞽此余嘖有煩言而喋喋以告吾  
子者也疑始子仰而歎俯而思折節於參寥先生之前曰  
吾師乎吾師乎於是參寥先生與疑始子或倚笛或編曲  
而作歌曰與子遊兮山之上秋風颼颼兮多清曠木葉蕭  
疎解其障與子遊兮山之中好鳥自南兮來相從羽毛肅  
肅爲我朋與子遊兮山之阿泉流涓涓兮學層波終歸大  
海且先河

馬氏等音序

梅建

字學自有等韻以來凡經書子史莫不載有反切上字定  
位下字定音按位索音當無差謬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前  
此等韻亦可度置之不道而余乃取馬氏等音內外集而  
刪之增之且刊之何哉蓋有等韻而後有反切若第知反  
切而不知等韻口一誤呼譌其位卽譌其音縱或偶中而  
茫無所據心何以安得非逐流失源耶夫學貴有本吾儕  
所可自信者無他事事求其心之所安而已我是以有此  
刪增刊之役按等韻出自佛書繼此者無慮數十家由四  
十二母約爲三十六母類皆法繁旨秘非留心數閱月弗



能曉宣城誕生公又約爲三十二母可謂簡而明矣然亦必於四十四日中每一日三十二字縱橫讀之學者亦憚其難馬氏等音更約爲二十一母所必讀者三章一韻首一轉全聲一卽此二十一母也韻首宮商角徵羽五音每音一十三韻而十三韻之第一字則光岡姜江怪合口呼之則爲光開口則爲岡閉口齊齒撮口則爲姜爲江爲怪下十二韻之呼法亦如之是五音一十三韻第須熟讀宮音之一十三韻也轉全聲則同一平聲字分出下平爲全聲謂之平上去入全如通桶痛突同是也學者從通字順口調之卽轉出同字餘倣此字母雖二十一字亦第順口

呼去卽是合計之三章所宜熟識者僅三十五字耳學者會其意第須片時了於口則不出一二日易莫易於此矣內有射字法謂二人對衆隱語能以響傳吾儕何事不可告人安用隱爲但恒情每喜新奇今語不待筆舌而傳未必不喜而競學之是余所以刊此射字法之意也原集語意欠斟酌而書槃什馬氏著果著自馬氏歟在余則創見因仍名之曰馬氏等音此集乃我大姪孫瑋字叶鳴者得自霑益州明經張虞功之手而錄以寄我者九姪楷司直十姪栻世範二姪孫琮蒼右也佐我考訂則四姪杰人長五姪標人表門人明德符並書之不忘所自且不獨居其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名云康熙戊子清明前三日習安梅建啖熊氏題於古長平署中

壺山集序

梅建

建少孤賴我先太宜人以母道兼賢父嚴師之訓凜凜焉無敢齟齬以故習勞成性自丙子歲宰高邑無一事不經心手以至於今廼者四姪廷杰五姪廷標以謁選過署日在余左右見余一切簡牘隨筆以應無一陳言而意之所至筆亦至焉謂余曰先聖有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又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夫言之見諸口與筆皆辭也叔父宰此十有三年上下孚寮察

睦辭亦與有力矣請刊之以爲族之筮仕者法余按春秋時列國多賢士大夫而先聖獨以辭稱子產辭豈易言哉吾之隨筆以應也達吾意而已何辭之足云汝不自達其意而欲法吾言是又陳言之是襲也曰叔父由意以著爲言姪因言以會其意漸亦自達其意可乎余然之第稿存無幾聊集數種以授梓人繼作類此者附之詩與公移則另刊邑南有懸壺山誌所載卽汝南費市椽從壺公入山學仙處余不及與壺公遊而志則在山矣乃以壺山名其集時康熙戊子夏六月一日也

書澱洋先生之墓

儲大文



澗洋先生姓牛氏名兆捷字月三澗洋其號也澤州高平縣市王里人世系詳先生自撰家傳先生骯髒負偉節少學於里頡雲畢先生博觀史籍制義雄一代古文辭尤驚削齊鑣畢氏西北文間摧論海內士惟嗜雪苑朝宗侯氏餘子不屑也先生之學以經世務為宗尤研精宋永康陳氏之說孝宗四書文公成公諸往復文翰日唵誦不輟善推闡三代暨漢唐宋明國勢濤湧霆轟視中興酌古論惟肖康熙乙卯以禮經魁承宣司試出先君子清源公門墨義颺馳海寓名籍甚陽曲傅公他先生蔚州魏敏果公一見輒器為國士澤州陳文貞公嘗歎曰吾鄉第一才也已

未雋禮部試出鄞介眉陳先生門用贈公疾罷對策亟歸先生喜論事嘗走臺司條列會城南鬻鹺價宜少嘗省豪賈齟齬之幾獲禍不少悔鹺價訖減乙丑策試成進士辛未銓注知廣西灌陽縣克勤其官以廉著讞訊立剖猺獞懾服湘灘間承學士如文解唐時榷輦數十人胥就學獲聞明先正決科指粵大吏才之甲戌檄署全州事夏五月歸灌陽觸熱卒距生前癸未年裁五十有二歸葬市王背嶺之陰武夫人附陳文貞公實撰誌銘而墓碑不克建先生子三伯道弘偕叔道肅胥高才生仲道遠雍正癸卯舉於鄉澤潞望士也孫曾孫多籍庠校先生歿且四十年為



高平縣志 卷之二十二  
歲癸丑而肄業江南荆溪儲大文于役長平肅拜墓次茂  
才孝廉君胥屬曰書碑子任也爰不敢辭而先生名俾兒  
履涵書之且竊附唐李翱皇甫湜李漢之義叙先生瑰行  
邃學概畧而系之以論曰

先君子解江南試以策論伏一世池梗陽焯著廉能聲而  
其它海內士工古文辭而又雅克經世務者南昌躬菴彭  
先生有大畧爲西江人士冠寧都冰叔魏先生尤工古文  
雅類宋眉山蘇編禮頡雲畢先生推管子匪僞房梁公註  
比餘姚藜洲黃先生克緒宋元金華之學崑山亭林顧先  
先諳歷代掌故鄞季野萬先生尤諳明掌故檢討富平天

生李先生詩文壯慨知長子縣蜀鑄萬唐先生善言兵之  
變孝廉燕崑繩王先生南豐質人梁先生胥學於冰叔先  
生善言兵質人先生尤諳西陸事知昌化縣常熟子師陶  
先生討論明史錄尤嗜江陵張文忠公集而澱洋先生學  
於頡雲先生又聞先君子之緒論上下古今千百年得失  
理亂洞見原本抉摛宋明所繇削雅類燭照數計此十數  
君子者藝苑胥有赫赫名而其學又克適於用所謂千人  
之英曰俊萬人之英曰傑者非邪而其它于一平叔西溟  
諸君子裁用文字著者不論也夫 國朝古文辭學視明  
爲正而明代工文士繇陽明握密機荆川講經世業浚谷



鹿門談兵外它亦渺洞解樞要者此以徵川呈岳貢之才之雅克尤盛也然諸君子中惟頡雲先生位至藩伯要亦裁託文字以自娛其它雖如澠洋先生成進士籍南曹斬當世人士之無裁以柔翰功名品之者蓋亦渺矣袖不克長奚繇善舞嗚呼惜哉春正月十有五日書

拙叟傳

畢 溱

拙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始終於拙故獨以拙名其貌朴其行遲其言訥訥不出諸口家甚貧負郭無膏腴有硯田少許駕毛穎勤耕之歲入甚薄常不足供衣食愛叟者曰甚矣子之拙於謀生也彼世之工心計善壟斷操奇贏而履

豐厚者豈少乎子胡不效之而自甘窮約若此叟謝曰吾不能既而釋褐通籍初仕為舍人每平明珥筆入直占位據几終日事事不離席雖勤且勞當事者弗知久之秩滿遷外抵任謁上官以折腰為恥每拜跪則面頰然赤占對進退多不中儀上官頗嫌之其居官復惘幅無華事可以得上官知而不為事不必得上官知而或為以此益失上官歡或尤之曰甚哉子之術非仕宦所宜也如不改圖且有悔叟又謝曰吾不能未幾而叟果敗例左遷應得卑散職叟自忖官無卑顧才不足塞職無寧歸歸而迂疎愚戇之態如故也復有言於叟者曰子自少而壯自貧賤而宦



高子集卷之二  
達其以拙見棄於世也屢矣今老而途窮其思所以自全乎吾聞熟於世故者規摩乎時務揣合乎人情毀方爲圓而如脂如韋飾詐冒信而如鬼如蜮子也操是術以往庶可補前而善後叟終謝曰吾不能拙哉叟乎謀生拙仕宦拙周旋世故拙三拙者備而拙之名乃成於是世之趨巧如鶩者至以叟之拙相戒謂是憤憤者可爲前車之鑒叟聞之啞然笑曰吾之失果由於吾之拙乎天下之拙者果盡失而巧者果盡得乎如其不然則吾寧終守吾拙也

奉歸安沈畏堂先生書

乾隆甲戌

司昌齡

六月初一日昌齡頓首奉書畏堂先生門下閏月中蒙賜

手札及所撰先父叔合傳循覽反覆歡愧交并私念凡爲子者孰不欲揚其親之善然不遇有道而文之人則不足以傳卽遇其人矣而情誼未洽爲子者或未敢以遽請而有道而文者又或疑其不實而謝之蓋君子之許可非苟然易也以昌齡之自狀其家世獨取重於先生是知大賢長者嘉予人善雖小不遺俾亡父亡叔託名不腐而昌齡無誣與不明不仁之恥此之爲惠豈復尋常苞苴竿牘所能仰酬萬一計惟銘心鏤骨永矢沒世而已抑自違侍以來離羣索居默念平生不勝古今身世之感而又有深幸者試陳其愚而先生裁之竊聞君子之成其學也本於質



性之純志向之篤而亦由於師友之講習古者士羣萃而州處所聞皆正言不見異物而遷以子賤之在聖門猶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况其他乎夫燕辟則廢業孤陋則寡聞故學文修行既自用其力矣必就正有道解疑釋滯補其偏勉其未至浸灌熏蒸使日進於善而不覺昔人云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此出門交之所以有功也悲夫後世之人役役於榮利之途而不知自反彼夫不讀書者無論矣望重儒林居然名宿揣摩時好以求速化而相倡以影響剽襲支離褻積之學其所講習非古之講習也仁義

忠信未嘗修也經史載籍未嘗尋討也日用倫常之要持躬接物之本遷善改過之方師未嘗言弟子未嘗問謬種流傳所謂懸絳帳坐臯比大抵教人求富貴耳模範不立學者何觀嗚呼師友道喪久矣此有心者所爲深歎也昌齡性迂材拙於時事都不通曉然自初讀書卽知聖賢所以教人人之所以自成決不在於榮華祿利之間獨慕古人高節偉行謂生民所以不朽端賴乎此每以氣質委靡不克自振爲恨六經而下好左國史漢莊騷唐宋八家與朱考亭之文嘗纂錄而翫誦之亦嘗習爲舉業雅不喜時下墨卷而以唐歸金陳方儲諸家爲宗間以質諸時賢輒



謂取法太高不若趨時易售第彼既趨時矣宜其唾手成名而次科以去者十無一二此又何說耶以故自肄業江南而歸獨學三十年未嘗有師所作詩古文制藝自一二先輩外不輕以示人誠知其無能爲益而或相傳以爲詬厲也伏惟畏堂先生稟卓犖絕異之姿負恢宏任道之器年未及冠卽銳然取法於聖賢存仁主敬精思力踐非徒知之亦允蹈之會通六籍之旨百氏之書咸落其實而取其材以發於文詞著述之間又徧遊南北博交元老宗匠如宗室德公桐城張公興縣孫公暨柯石亭楊臯里方朴山沈歸愚諸先生皆與往復切劘其師友淵源迥非閭巷

小生所有是以深於古文之學道憲之意誠所謂有道而文者也當今之可以爲師者非先生其誰然先生雖可爲師而或遼遠不相及昌齡雖有景從之思豈能褰裳數千里之外而幸也先生之來吾澤且以主吾體仁書院也居恒每恨無與爲質豈有大賢長者當前而不式瞻儀形親承音旨者乎以故趨隅就正願從諸生之後雖然昌齡非有求於科舉之業也自戊午見棄於有司頗識涯分不入棘闈今已十五六載區區之心徒以爲人不可昧昧然而生寂寂然而盡功名非可倖致而道憲文章則學者分內事也隨其所至而勉焉庶自別於草木鳥獸以不負天地



玉汝於成父母全而生之之意嘗讀昌黎上崔考功書云  
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  
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私幸  
古人與已千載有同心而自顧平生又不禁潸然出涕以  
悲何也昌黎年二十五已擢進士第而昌齡則白首牖下  
矣昌黎苦無朝夕芻馬僕賃之資有于襄陽輩可以告急  
而昌齡則當路無垂憐之人富室鮮解推之惠無所號呼  
而望救矣且昌黎作師說以明古人之道其時從遊者如  
李翱張籍柳子厚之倫皆豪傑之士相與磨礪乎事業奮  
發乎文章而昌齡則教授鄉里率多半塗而廢未有好學

深思棄俗尙而相從於寂寞者非獨無師且并無友矣平  
生所遇皆不能希古人之萬一兼以凡庸固陋之質憂勞  
衰病之餘向所涉獵遺忘都盡猶且抱迂守拙望古人而  
欲步其後塵多見其無所成以死適足爲世之役役榮利  
者滋之笑而予以口實也何所冀哉雖然老冉冉其將至  
恐修名之不立惜陰之志也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者後彫  
之節也寧學古而不至而不肯變心以從俗寧守正以終  
貧而不能枉己以媚人然雖不諧於俗而問心可以自安  
雖無悅於人而在己可以不失尙友於千載之上嘯歌於  
一室之中藏焉修焉補我前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庸詎



知吾抱迂守拙者之不久而彌光彼役役榮利者之不死而速朽乎懷此心者歷有歲年恨不遇知己之人而發之而今乃得以白之於我畏堂先生也蓋先生深於古文之學道憲之意所以陶冶人才一本其所躬行以為教課讀經史大家悉有程式掃除時俗揣摩速化之術而從事於根本節目之大師道之立自先生主書院始士就其模範者文行多有可觀而決科成名者亦接踵顧先生謂彼皆有求於舉業也獨於昌齡有臭味之合謂其所作得古人正派稱引獎勵倍於尋常而益進以君子自成之道蓋自獨學三十年來未有能賞識於形骸之外若此者也自慙

蹇劣無能為報然斷不敢不修身力學以負裁成之至意而茲之以平生大畧與迄今得所依歸之樂直言於大賢長者是亦古者事師無隱之義也以先生移館稍遠居無僕出無馬獲侍几杖尚猶有待故拜賜之辱而并陳其縷縷之情如此願先生誨導以所不及因便寄示幸甚幸甚昌齡再拜



高平縣志 卷末

傅公政畧

公諱德宜字令儀奉天開原籍乾隆己卯科舉人以三十  
 十六年蒞高平任始至謁神清白自矢嚴重有威吏不  
 容奸而仁心為質勤恤民隱慎於刑罰為治崇大體振  
 興義學以修舉廢墜為事訓導署傾圮為墟學官寓尊  
 經閣者四十年矣 公歎曰此聖訓所在禮法尊嚴之  
 地而可褻處乎因捐俸以倡紳士即舊址而興復之賓  
 燕有堂講誦有舍棲息有廬閔垣高厚逾於昔日學校  
 之地煥然改觀至於城內外載在祀典諸祠宇皆加墜



茨丹牖以次聿新所以崇祀事勤民而致力於神也邑志自順治間三韓范公修之到今百餘年未有續者

公歎曰志一邑之掌故也國史將取資焉及今不修則百年文獻後益無所徵信邑之缺典莫大乎是此有司責也敢憚煩乎遂申諸上憲質諸郡守咸以爲知務於是禮聘名宿分任師儒疆域稽諸地理節義採諸輿論正前此之舛譌增後來之人物虛心與衆折衷之而筆削則斷以己意以昭實錄以維風教此公之大造於吾泮也大抵泮之俗君子尙義小人畏法急公奉上號稱易治而公之爲政與之消息三年中鄉閭

絕追呼之吏訟庭鮮鞭扑之聲士安弦誦戶樂盈寧卽有徵發捐輸率不勞而事集爲諸邑先則以公能因勢而利導之故也齡等沐浴仁風熏陶雅化今刻志告竣謹紀公之大畧附於卷末以示不忘若夫政成卓異卿尹胥薦將升諸

廟堂必有豐功駿烈揚休一代不獨光我邑乘者則佇立以俟而非謏劣之所能預量也邑人司昌齡等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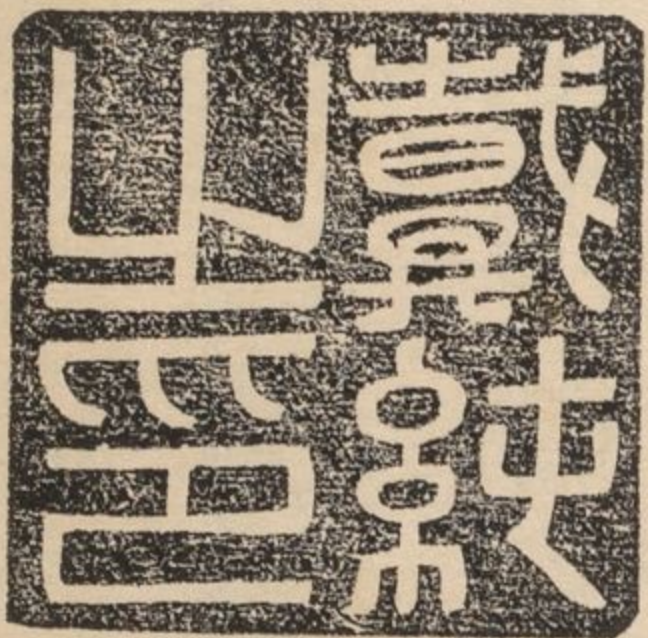
跋語

余未擅三長罔窺四庫萍飄梗泛潦倒迂  
 愚垂老無聊薄遊三晉方伯公款留蓮  
 署遙山近水略得流覽土風焉夏初公  
 云高平志書百年未輯有司聞君名久橐  
 筆從事可乎余自分心血漸衰筆花已落  
 懼辜委任勉應焉秋初疾止高平館於  
 邑侯傅公署內檢查冊籍咨考山川辨正



封疆諏詢人物條分鱗次按部就班不欲  
苟同未敢矜異釐其卷袞粗得成書或曰  
志者史書之流也余謂天地閔河兵農禮  
制城隍營建選舉職官大率本史顧史則  
義歸彰瘁筆削維嚴志則善善欲長用昭  
觀感為美為刺言外相叅以脩採風以資  
掌故志之職也史云乎哉邑侯既親為斷  
制紳士亦相與折衷質諸 諸公當必有

教旨糾其譌謬如曰作者以俟後來時乾  
隆歲在昭陽大荒落嘉平月望南徐戴純  
尊浦氏書





高平縣志後序

注之有志自楊侯子器始也弘治八年楊侯以慈谿名進士履任與訓導李君英創脩之而王文成公為之序再脩於博平傅侯思明三脩於昌平劉侯應召其秉筆者一為少司空郭公鰲一為鄉科唐君繼舉皆在有明之世其後則三韓范侯繩祖脩之於順治十五年而成於進士龐君太樸



之手今所云舊志即范侯本也自順治以  
來迄今百數十載歷三十餘政未有繼脩  
之者文獻無徵有心者咸謂為邑之缺典  
矣我

傅侯以奉天名孝廉自乾隆辛卯

簡命茲土為邑中補偏救弊勸農興學凡書院  
公廨及祠宇之在祀典者莫不捐貲整復  
釐然煥然而尤深心文獻考其疆域覈其

人物以為舊志簡質矣而徵引不無偶誤  
且百年掌故殘缺弗完有司之責也於是  
正其既往益其將來稽諏禮憲提要鉤元  
大節必詳而幽賤不遺善善從長而偽濫  
必斥其是非予奪一採諸公議而不自用  
也而又敦聘名宿有南徐戴尊浦先生  
者鴻儒碩學與之商榷編摩研削至於再  
三期歲而後成以誌邑之士大夫及耆老



高平縣志 序  
俊民共相驚喜歎息謂此百餘年未有之  
書於以信今傳後昭勸誡而維風化雖事  
止一邑而天下國家皆有賴焉夫天下之  
事其始也難於創其繼也又難於因非其  
人則不能舉有其人而不遇其時亦或舉  
其端而不潰於成往者普定梅侯建以文  
學飾政事數十年來所稱良吏也可脩志  
矣以武進陶公方纂澤州志事統於州而

本邑可緩遂輟其役繼有歙縣胡侯正履  
學術淵博前後文藝未有及之者屬草藁  
已定錢塘朱公纂府志大都仍之而胡侯  
挂吏議以去其事亦已我

傅侯素具三長之目以奏績之暇奮然不辭  
其難振興百年久墜之緒蓋以能脩志之  
人而遇急當脩志之時且有 戴先生討  
究辨論之助藉以勒成鉅典其事同於因



而功則倍於創矣齡卧病山中私幸衰朽  
得以目覩未有之盛自愧無文不敢與聞  
筆削之事而

傳侯及戴先生必以後序見屬謂子泫志  
拾遺一書是編實取裁焉子毋自外辭不  
獲命用敢綜其始末以見茲志之墜也已  
久其成之也不易後之覽者慎無視為常  
事而忽之也哉

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邑人司昌齡謹  
跋





四  
集  
三  
序



